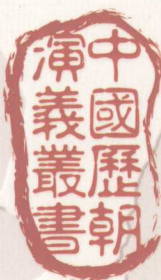




话说

清朝
秘闻
轶史



费只园◎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话说

清朝秘闻史

中國歷朝
清義叢書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费只园◎著

出版说明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期和转型期。小说内容取材广泛,写作技巧推陈出新。

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广大读者领略到优秀历史小说的风采,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历朝演义丛书》。其中包括《话说汉朝四百年》、《话说隋朝三十七年》、《话说唐朝三百年》、《话说宋朝三百年》、《话说元朝二百年》、《话说明朝三百年》、《话说清朝三百年》及《话说清朝秘闻艳史》。

这套图书问世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时期,主要作家多为活跃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的鸳鸯蝴蝶派。这些小说以其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读者群,深受大众的欢迎。

作为特色独具的通俗历史读物,这套丛书不仅记述了历史要事,展示了历史人物,而且深刻描写了帝王的感情世界,并对宫闱生活做了细致的刻画。取材于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既有助于读者了解深宫密地的帝王生活,也对读者熟知各朝的历史线索大有帮助。这套书不仅曾畅销一时,也是现今许多历史剧的素材乃至底本。希望它们的重版能给您带来透视历史,正视今朝的眼界和乐趣。

吉林文史出版社

◇
/
◇

❖
出版说明
❖



目 录

第 一 回	吴三桂一怒裂家书	侯朝宗三生盟画扇	1
第 二 回	圆破镜垂恩宠公主	弃故剑希旨禁王妃	4
第 三 回	市隐园顾横波祝寿	祇陀庵卞玉京朝天	7
第 四 回	命防河鸳侣警邢姨	志过墟鹑飞感刘妹	10
第 五 回	恸史相生别人渔家	恼王子比邻留祸水	13
第 六 回	马婉容血痕蜚闽峤	柳如是泪渍洒虞山	16
第 七 回	霞喷舌唾葛蕙芳报主恩	霜上鬓丝李宛君评国事	19
第 八 回	编忆语为小宛伤神	开闰集听妥娘话旧	22
第 九 回	梦醒寇湄马蹄寻故垒	宠衰王月螭首贮雕盘	25
第 十 回	惧穷追曾妃沉鹢舰	劝反正李妾饮龙泉	28
第 十 一 回	乱头粗服侠妓隐刀叉	蚩袖弓鞋可儿传楮墨	31
第 十 二 回	心如古井闲诵义娘诗	魂返湘江空倾朱女泪	34
第 十 三 回	杨夫人化鹤谢尘缘	李三姑哺乌还苦志	37
第 十 四 回	平西弱息横肆苏台	留山小妻同幽柏寺	40
第 十 五 回	赘齐婿孔四贞袭爵	拒闽帅吴绛雪投崖	43
第 十 六 回	王辅臣旧情思结发	尚之信异事詫飞头	46
第 十 七 回	赛观音分纪冀北程	访连儿小构滇南案	49
第 十 八 回	尤悔庵晨索奇笈人	毛西河夜拒当垆女	52
第 十 九 回	全椒学士惭愧上公车	渔洋夫人慷慨倾私橐	56
第 二 十 回	徐昭华别署弟子籍	陈南楼新题列女图	59
第 二 十 一 回	冰天雪窖年幕促归帆	锦簇花团尹衙催合卺	62
第 二 十 二 回	偷朱笔智激小杏奴	分白镵硬证三荫子	65
第 二 十 三 回	何女变真名穷栖山谷	吕娘赍旧恨远涉江湖	68
第 二 十 四 回	紫玉成烟晓岚哭沙漠	红绡被盗秋帆遣昆仑	71
第 二 十 五 回	嘉勇贝子阉令先服几	节烈夫人国恩邀特宠	74
第 二 十 六 回	画舫笙歌经略误翻金谷酒	胡尘车骑回妃生入玉门关	77
第 二 十 七 回	布服扁舟郑板桥嫁女	机声灯影洪北江娱亲	80
第 二 十 八 回	金章紫绶两代领鹁班	锦缆牙樯双姝合鸳梦	83
第 二 十 九 回	展画图众女集湖楼	评书法名姬居相邸	86
第 三 十 回	量美人创格笑戟门	识夫婿多情羞雏玉	89



第三十一回	赏雀翎二美别粉榆	割豚肩一官涎苜蓿	92
第三十二回	梨水簷缨做诗代哭	重楼邃阁吊古伤今	95
第三十三回	订散记才女访绡山	证铁闻侠尼惊垒道	98
第三十四回	么妹从戎良缘空结发	云英痛父力战获归元	101
第三十五回	牝鹤啄阴郎官断疑狱	孤雏出口卜者雪前仇	104
第三十六回	中表兄设计愁绝霜闺	未婚夫潜逃冤消冰案	107
第三十七回	竹竿巷里花烛重谐	碧浪湖头桃根双桨	110
第三十八回	述楚女靴刀亲毙匪	话陈婢笞斗试轻身	113
第三十九回	宝马香车品评汧国事	帷灯匣剑传颂定盒词	116
第四十回	贾妇独垂怜言甘币重	丐妻难忍辱志决身歼	119
第四十一回	锦绣屏开三千输粉黛	乳花香溢百八挂牟尼	122
第四十二回	芦草霜寒力擒黑首	莲花露萎巧灭齐妖	125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满街死守乌节妇	裹尸一骑空忆葛将军	128
第四十四回	行色匆匆定情梦携李	襟怀落落保节重盐梅	131
第四十五回	选色到孀娥双翘获宠	批鳞由秀女一语回天	134
第四十六回	锦衾角枕洪宣娇会无遮	钿盒金钗傅善祥盟夙好	137
第四十七回	进名笈北鄂快飞觞	驰羽檄西江悲倚剑	140
第四十八回	左道记萧娘吞刀吐火	荒村问包妹斩将擎旗	143
第四十九回	画玉梅雪琴喧夺小姑山	订金兰竹屿稳栖黄歇浦	146
第五十回	杨侯服夫人计安反侧	朱媚裘统领智换雄雌	149
第五十一回	费恭人义陈清白书	赵小姐情贻红绿佩	152
第五十二回	姑媳纺车节楼灯火	弟兄金榜绣闥文章	155
第五十三回	茅店板桥凄凉题壁稿	荆天棘地仓猝寄夫书	158
第五十四回	柏相昵如君荣生哀死	乌王生逆子后果前因	161
第五十五回	点天灯惨刑惩朱氏	掘地道内应死王娘	164
第五十六回	十八岁殉夫芙蓉一钱	五百里归柩芦荻孤舟	167
第五十七回	潜成市虎金铄廖玳梅	信断帛鸿玉殒姚修竹	170
第五十八回	韩约素刳章工品石	顾二娘制砚小题铭	173
第五十九回	高牙喋血疑案投缳	远道归魂哀情随溷	176
第六十回	停红烛洞房误僚婿	坐黑车永巷识闺娃	179
第六十一回	行云流水毛子醉明窗	檀板金尊珠儿离画舫	182
第六十二回	歌舞芝园绮罗满南国	银铛棘寺桎梏困西施	185
第六十三回	文字妆前预许状头婿	诗篇枕畔笑拜丈人行	188
第六十四回	离宫弦管仙偶偕樱花	小队弓刀佳人怨杨柳	191
第六十五回	继妻施谲计宠荷金章	新妇擅清才礼贻团扇	194
第六十六回	责丫鬟有心倾幕客	炫鹤补故意消檀郎	197
第六十七回	孀妹盛遇折杞畏人言	侠妓孝思画兰偿父债	200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罚重金	文仲恭买姬笑看完璧	203
第六十九回	订鹣鹒衅起恩中丞	寄螟蛉情联继万伯	206

第七十回	为息妻嗔名虚翰林院 小惩客过胆破孝廉船	209
第七十一回	德晓峰纵女人歌场 裕朗西携姬归租界	212
第七十二回	引线媒预约激大爷 图磨叙纷传潘观察	215
第七十三回	袁紫卿袭祖芬南中三绝 金阿宝助夫恶湖上一舟	218
第七十四回	黄连母造讖受炉香 红灯照弄姿纵篝火	221
第七十五回	县君迎驾栲具早承欢 郡主随銮布衣初进御	224
第七十六回	旧事感星轺仪鸾梦冷 新交盼云路拾翠人来	227
第七十七回	明月诗成状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梦醒司员妻误入桃源	230
第七十八回	疗妒少鸩羹吴探花逐艳 衔哀凭鹤吊陈太史招魂	233
第七十九回	蛾眉寄语重价购贤书 蛭尾兴谗飞章酿巨狱	236
第八十回	附藩臣笑纳寄生花 颂县宰巧赚摇钱树	239
第八十一回	交俄将阴助亡国人 控英妇姑录离婚史	242
第八十二回	缟袂痛黄縠梨园一部 红妆谈谢妓华屋双栖	245
第八十三回	试霜毫远延繆供奉 掠云鬓小坐李姑娘	248
第八十四回	尊壘雅叙蛮语解新音 缣素分贻慈容留副本	251
第八十五回	妻毙夫谋全仗尚书势 女装男扮也冒大人名	254
第八十六回	车来贿迁起居惊八座 人亡物在书巾艳千金	257
第八十七回	吊轩亭秋瑾惨遗诗 游美洲姚蕙编画报	260
第八十八回	芝瑛夫人题碑酬旧谊 惠兴女士殉学寓深心	263
第八十九回	打鸭惊鸳端午桥假谈道学 画虎类狗瑞莘儒错认风流	266
第九十回	义起汉皋黎妻伸大义 忠沉汾水陆妇殉双忠	269
第九十一回	五口共投河无惭名族 九旬犹触壁群话孀妇	273
第九十二回	月愕霜铄袁太君规侄 龙蟠虎踞周女傅从夫	276
第九十三回	盛命妇赞襄成善举 罗夫人慷慨助遗祠	279
第九十四回	开私门窝娼捕陈七 追汽车择婿笑朱三	282
第九十五回	名刺谁投王馆长依老嫗 诤辞闲写康圣人恻维姬	285
第九十六回	哀孝女预殉筹边使 记名妓空悲革命人	288
第九十七回	近妇饮醇故都督晦迹 捐金投璧旧女伶下堂	291
第九十八回	下笔千言多情护芝草 借刀一杀有意死莲英	294
第九十九回	双分鸳牒五少奶重缔珠缘 一角蜃楼二小姐潜占镜听	297
第一百回	出游东渡肃女慨飘零 归葬西陵瑾妃资结束	300



第一回

吴三桂一怒裂家书
侯朝宗三生盟画扇

风倒梧桐，问故迹，仗谁收拾。空怅望，白山黑水，黯然消灭。宫史已随烽火散，美人不共繁华歇。笑白头，剩得旧钞胥，从容说。 观风俗，轺轩节。操褒贬，春秋笔。有绮情侠气，孤忠奇烈。舞扇歌衫同点缀，脂钿粉盥都狼藉。话沧桑，还见玉鱼寒，铜驼泣。

调寄满江红

这一首词是本书的楔子。清代这三百年里，名臣硕士，儒林文苑自然有清史流传出来；便有什么艺术方技，仗着一点小小本领也都搜罗在史传里面。独有妇女，不过把孝义节烈的表扬一番。这些可泣可感可叹的艳迹，全要靠着稗官的小说、名流的笔记，曲曲折折地替她宣布。可惜不是一人一事，便是一节一段，容易散佚，容易遗忘。要知道，这一个艳史不是单说那脂香粉腻、纸醉金迷，便是孝义节烈、艺术方技，只要是出于妇女哪样当不起这个艳字，在下编这部艳史便守着这个宗旨。

论到清代在建州在辽东的时候，什么王皋呢，什么洪承畴呢？道途辽远，宫闱秘密，也不敢便算做实录。倒是清朝入关定鼎北京，有这三百年天下，却靠着一篇艳史激成功的。这大周昭武皇帝吴三桂，原是辽东人氏。他父亲吴襄，明朝崇祯初年，已经官拜锦州总兵。三桂生下来聪明绝世，膂力过人，十八岁便考中了武举人，跟着父亲随营效力。这个时候，清代方才得着兴京，在辽东一带地方骚扰。后来声势渐大，连经略熊廷弼、袁崇焕这班人都奈何他不得。吴襄的能耐，自不必说了。三桂因为父亲失机下狱，依然升他做了总兵。这感激涕零，满想立功救父，把宁远守得铁桶相似的，流贼李自成飞也飞不过来。崇祯知道三桂是有用的，便召他一朝，要他专御流贼。先把吴襄开释了，提督京营。这时，三桂奉到这样恩旨，自然将宁远事务交代了裨将，银鞍白马，皂盖朱幡，浩浩荡荡进了北京城朝见。崇祯着实慰劳了一番，便封做平西伯。

满朝这班趋炎附势的人，第一要算得嘉定伯周奎。这周奎是周皇后的父亲，崇祯的国丈，知道三桂得宠，便想同他联络。约了日期，设筵款待，真是八珍并荐，百簋俱陈。酒过三巡，一班一班的歌童舞女，轻裙广袖，利屣长裙，前来叩拜。三桂在那宁远的地方，旃居毳幕，羶肉酪浆，哪里有这天堂般的住宅，天仙般的美人。况且，戎马半生，连妻子都不大相见。虽则素性是好色的，也无从发泄出来。正在呆呆地望着，忽然耳朵边听见说道：“圆圆，替伯爷把盏。”三桂顿然一惊，面前却站着一个雪肤花貌，丰容盛鬋的人。身上是团花锦袄，百蝶官裙，罗袜弓鞋，亭亭玉立；头上还腾着珠光宝气，盘了一个内家新髻，恐怕是曹子建的《洛神赋》、杜少陵的《丽人行》还描摹她不像。三桂正待发言，圆圆早捧着酒壶向三桂嫣然一笑，斟满了一杯，递到三桂手中，说道：“伯爷请酒。”三桂模模糊糊连尽三爵。圆圆已执壶退下，入内更衣。下面一片箫管之声，正如流莺乳燕，春啖皇州，令人觉得心醉。周奎对着三桂频频劝酒，哪知三桂的



神魂早跟着圆圆去了。周奎也懂得这种光景。只见圆圆换了一身装束，抱着琵琶，婷婷袅袅地走出来。正待拨弦转轴，周奎便道：“伯爷不是外人，圆圆尽可侍坐。”圆圆趁势偎在三桂旁边，唱了一出。三桂更是乐不可支，忽然大声说道：“圆圆爱我！”下面歌童舞女顿然一吓。三桂微笑道：“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齐回。我竟成扬州小杜了。老皇亲，不要见笑。”周奎便道：“国家多难，流贼内讧，西北边防撤除殆尽，还仗着将军一隅保障，不敢越境。而北边一旦逼迫畿辅，老夫衰迈，还有什么力量抵挡？圆圆是老夫自幼养成，色艺俱还不弱，将军见爱尽可奉赠。只是老夫全家俱要将军保护了。”三桂不道周奎这样慷慨，连忙答道：“老皇亲的事，便是晚生的事。但不知见赐圆圆何日可以奉迎呢？”周奎道：“圆圆，谢了伯爷的赏收，进房去收拾收拾，跟了伯爷同归便了。”圆圆果然拜了下去，弄得三桂受又不是还又不是，便命停乐撤席，品茗闲谈。三桂总说流贼易灭，辽东难制。圆圆又换了青衣便髻，更觉容光焕发，奕奕动人。一阵宝马香车，圆圆便算是三桂的陈夫人了。三桂引着圆圆叩见吴襄夫妇，自然有平西府里的人筹备团圆家宴。画屏银烛，檀板金尊，又是一番景象。三桂上表请了三天病假，杜门不出，只是陪着圆圆。在天比翼，在地连理；山盟海誓，三桂全为圆圆倾倒。这圆圆本是周奎买来的南中歌女，枇杷门巷，杨柳楼台，哪一处不曾经历？周奎趁着田妃薨逝的期间，教导了圆圆许多仪注，进奉皇宫，料定崇祯必然赏识。哪知崇祯忧劳国事，惨念故妃，依然发回周奎家中。周奎正在无可安插，此时却便宜了三桂。

三桂假期已满，料想不能再留，宁远的紧急文书又雪片似的来催，只得别了圆圆出京西去。一路茅店鸡声，板桥人迹，却是凉秋九月的天气。回想锦衾角枕，玉软香温，真是霄壤之隔了。没精打采到了宁远，忽然接到崇祯谕旨，叫蓟辽总兵王永吉迁徙宁远兵五十万入卫，叫三桂留着精锐殿后。三桂刚带着军马到得山海关，前方的谍报说，流贼李自成已经攻破京城，帝后同殉。三桂得了这个消息，想着圆圆，觉得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正想兼程并进，北上勤王，忽报北京有家书到来。寄书的人奔进营中，将书呈上，认得是旧仆吴贵。三桂等不及拆书便问老太爷好否。吴贵说道：“被囚了。”又问老太太好否。吴贵又说道：“被囚了。”三桂道：“这不要紧，我到京自然释放了。陈夫人呢？”吴贵道：“被掳了。”三桂又道：“不同老太爷、老太太一起吗？”吴贵哭道：“被新皇帝将官刘宗敏掳去入宫了。”三桂道：“好，好！父亲，叫你来劝我从我！我是大明的臣子，只有讨贼，哪有从贼的道理！”便把家书纷纷裂碎，写了八个字回复吴襄说道：“父既不忠，子亦不孝。”打发吴贵走了。便想，明朝的兵力打不过李自成，若要夺回圆圆重偕伉俪，只有出关借兵的一法，也顾不得父母的生死了。后来吴梅村祭酒，有《圆圆曲》一首，而说此事道：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燕；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簪缨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座客。座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螻蚁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柏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名声累，名威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支细；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常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麝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唱别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三桂后来仗着大清的兵力，果然把李自成赶出北京，直追到一片石地方，把圆圆夺了回来。却是红啼惨绿，憔悴不堪。三桂是镜破重圆，钗分复合，便传令屯兵不进。摄政王到了北京，自然要改元建国，迎主人入朝了，这是顺治元年的四月。

那天崩地坼的警信，早已传到南部。谁知党祸未消，还有那归德的侯朝宗、宜兴的陈定生、贵池的吴次尾，标立复社，名目专一排击魏忠贤余党。什么杨维斗、刘伯宗、沈昆铜、沈眉生几个监生都来附和，把个阮大铖躲在裤子裆里，一动都不敢动。那阮大铖有个至交杨龙友，认识这班复社社友，要想把大铖疏通疏通。知道侯朝宗是个领袖，便趁着朝宗无聊的时候，带他到秦淮水榭流连佳丽。这秦淮是南都的胜地，灯船两岸栉比，河房画槛雕栏、绮窗丝幃。龚芝麓的顾横波、钱谦益的柳如是，皆是秦淮隽品。这李贞丽的假女香君，调丝弄竹更为后来之秀。朝宗与通款曲，一见倾心。香君亦肯委身相事，佳人才子蝶合鸂飞。这杨龙友更办那箱笼啊，首饰啊，筵席啊，侯朝宗毕竟不曾费得分文，只在做定情诗的时候，袖子里取出一柄宫扇，题着一首绝诗道：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

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这柄宫扇香君便做了定情的信物。后来香君知道各样套具都是阮大铖的银钱，一并退还了杨龙友，情愿跟着朝宗荆钗布裙，诗酒盘桓。连一般复社的人，都把香君叫做老社嫂了。只有阮大铖恨得侯朝宗牙痒痒地，总想乘机报复。偏是凤阳督抚马士英、淮安漕抚史可法，为着左良玉领兵东下的事，在清议堂会议，阮大铖便向士英诋毁朝宗。虽则史可法代他辩护，杨龙友替他筹划，只得避祸到市隐园史可法那里去了。这阮大铖还气香君不过，趁迎驾拥立的功劳，连升带保做了兵部侍郎，硬把香君逼嫁漕督田仰。香君额血溅扇，坚不肯行。倒是杨龙友替她补成折枝桃花，成就了一段情场佳话。

后来香君依旧送进皇宫做了熏风殿里一个女供奉，朝宗同香君的缘分从此算是勾销。孔云亭《桃花扇》传奇里还有什么一会，说朝宗拜继之为师，香君拜玉京为师，同时入道。我还记得“北尾声”一阙道：

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

毕竟朝宗未曾随着继之，继之亦到南京来了。只有香君情苗苒尽，绮债还偿，终究与玉京为伍。这便是《桃花扇》的结束。

那南京城里自从福王即位，总是楼台歌管，院落秋千，没有恢复北方的论调。便是两刘、高、黄四镇，亦早已不和起来了。单靠着一个史可法，如何支持得住。正是：动地鼓声思将帅，沸天弦管闹官家。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第二回

圆破镜垂恩宠公主 弃故剑希旨禁王妃

上回说到南都闻变，拥立福王，国号弘光，全凭着马士英、阮大铖一班人怙权弄势，把史可法早已赶逐到扬州去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那摄政王说：“明朝丧君，有君偷安在东南半壁，权缓南下。看他有没有立国的希望。”一面改殓帝后，抚恤故明宗室，优礼故明臣僚，将流贼的腥染一概扫除净尽。忽报故明坤兴公主有一道表章亲自陈情，大略道：

念可怜臣妾痛双亲永别离，常则是高天踟蹰，总无计可伸罔极。愿从今衣化衲，但长斋绣佛。但长斋绣佛，洗除了粉黑红妆，翦去那烦恼青丝，诵一回鸚鵡心经，权当作潇湘灵瑟。伤往事，如流水，嗟命苦，不堪提。把这没收管的人儿葬向莲龕底，守定蒲团，忏昔非，红尘早捐弃。惟望我天心鉴察，怜怜惻惻成全苦志。

摄政王看了一遍便向范文程道：“这是什么意思？坤兴公主又是哪个的公主呢？”文程道：“臣只知道故明崇祯帝有个公主，已经殉难了。周钟是故明懿戚，王爷只要问他便知。”摄政王便立传周钟进见。

原来这周钟是周奎的儿子，便是坤兴公主的嫡亲母舅，曾经投降过李自成。后来又在摄政王驾前充了一名侍卫，这周奎的家私巨万，早已被李自成抄没了。周钟对摄政王碰了一头，摄政王将公主表章递给周钟。周钟道：“这个是极可怜极可恨的孽孩子。从前故帝殉国曾在她臂上刺了一剑，忽然晕去。李兵入宫的时候，臣见她尚有热气，着人抬回家去，叫臣母卜氏悉心调整。卧了五日，渐渐苏醒说道：‘梦见维摩居士替她治好伤痕。’伴着臣母住下，见了臣面骂得臣不亦乐乎。臣从此也不去管她。后来，臣母故后，便在彰义门外维摩庵里带发修行。臣想，这孩子是亡国余生，已失却公主资格。幸而品貌长得很俊，现在从龙群彦没有妻室的很多，臣想替她匹配一个罢了。她却口口声声要匹配那故太仆公子都尉周世显。王爷啊，沧桑已改，社稷全非，茫茫人海中哪里去寻这周世显？如今又弄出这种表章来。盛世昌明，岂容有这等冒渎？臣该万死，迨臣去训斥她一番便了。”摄政王哼了一声说道：“周钟，这公主没有尔等这班人通权达变，她却是个节烈女子。孤想古人说的‘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只要将周世显寻得，那公主便不必出家。”一面宣召坤兴公主入宫朝见皇太后，一面通谕九门差官遍访周世显下落。公主听了这样消息真是生死人而肉白骨，还怕不感激涕零吗？老尼本来不愿公主出家，竭力怂恿公主遵旨朝见。公主换去缟素，穿了青衣布裙来到宫门候旨，自然有太监宣传进去。但觉未央、太液都是从前生长的地方，如今鸠占新巢燕来故垒，泪珠不觉滚下来了，便对着守门的铜驼也是点头微叹。宫女掀帘让公主步入，这皇太后早站了起来。公主按着仪注行礼，看见皇太后长袍厚帛，髻作双叉。有几个年老宫娥还认得旧朝公主。皇太后传旨赐坐，觉得公主柳眉蓉面绰约婀娜，正如出水青莲，不着一丝尘俗，便问年龄几岁。公主道：“臣妾十有六岁，是中宫母后周氏所出。”皇太后又问问周世显情形。公主从容奏对，不卑不亢。皇太

后笑道：“予虽久居漠北，却爱南方人长得聪明伶俐。现在到了中原又在深宫里面找不出聪明伶俐的女子做伴。公主家亡国破这是被流贼所害，寄居尼庵终究不是了局。予想将公主寄在膝下，仍旧赏格格封号，土田钱物一切如例，另赐第宅一所居住，待找到驸马周世显再行完姻。平时常到宫里走走，把北方这几个格格看看南方的榜样。予却不逼你改妆，你放心吧！”几个老宫女听到皇太后的恩旨，想到公主的毫无依靠，都劝公主谢恩。公主道：“薄命之人，荷承抬举，臣妾是从九渊升入九天了。但一日寻不到驸马，臣妾一日不出尼庵。况且，亲丧未满，不敢改易吉服。皇太后的恩典，臣妾岂不知感。若不嫌臣妾是不祥人物，臣妾当十日一朝来替皇太后解闷。”说罢又跪下去。皇太后也并不勉强，从此催着摄政王上紧寻那周世显。果然不到几时，有个差官在城外酒楼里遇见了世显。皇太后按照格格的排场，凤辇龙旗，鸾笄象服，一路还扎营彩匾，搭着灯棚，派了洪承畴、金之俊两个人做媒妁，使周世显赴邸就婚。这时早惊动了满朝臣宰，红顶花翎，蟒衣补服排班地来道喜。那周钟也着实兴头。真是写不尽的繁华，说不完的贵显。宝钗璎珞，玉珮珊瑚，夹杂些镜匣脂奁，陈设得齐齐整整。神仙世界，美满姻缘，哪一个不说优待旧朝的恩礼。还记得老赞礼有几个赞词道：

伏以乘风扇引定情于改朔之朝，金犊车来降礼于故侯之第。人非鹤市慨紫玉之重生，镜异鸾台看乐昌之再合。敬请平阳贵客，玉殿嫦娥，升堂行礼。

这周驸马同坤兴公主团圆以后，一个比不得佛门的寂寞，一个比不得旅邸的飘零，双宿双飞果然甜蜜。

公主又听得南都拥立，流贼败亡，觉得祖宗的血食还有一线希望。哪知南京这位弘光皇帝除了听歌曲、御童女以外，一点没有能耐，真是得过且过。从前马士英商议迎立福王，侯朝宗在史可法面前说福王有三大罪，有五不立，这第三罪便是乘离乱之时纳民妻为妃。到得福王正位，这些微时的故剑早已丢在九霄云外，偏有那不知事务的童氏说是福王元妃，河南巡按御史陈潜夫，想借此得点恩宠，备了车驾仪从，从河南送到湖北汉口，直下长江。旌旆飞扬，冕旒秀发，一路牙樯锦缆。在金陵水门停泊，早惊动了一班官僚，争先迎接。不道弘光听了怒不可遏，命将童氏下锦衣卫狱，并逮潜夫审问。在朝的马士英、王铎示意法官严加拷讯。那童氏终究矢口不移，还说有皇子金哥、玉哥可以作证。最后，刘良佐上疏力争说：“上为群臣所欺，将使天伦灭绝。”弘光便下一道手谕道：

朕元妃黄氏，先朝册封，不幸天逝。继妃李氏，又已殉难登极之初，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闻知？童氏不知何处妖妇，诈冒朕妃。朕初为郡王有何东西二宫？据供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若果真实，朕于夫妻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夫妻之情又岂能群臣所能欺蔽？宫闱攸关风化，岂容妖妇阑入？国有大纲，法有常刑。卿不得妄听妖讹，猥生疑义。

手谕发出，定要法官处死童氏。法官虽则知道童氏冤枉，却又不像正式王妃，料定大庭广众的推问便是桁杨刀锯也不会怕。万一骤然处死，必道有心灭口。

踌躇了几日，童氏已骨瘦柴立，奄奄欲毙。两个孩子是跟着陈潜夫取到的，却是峥嵘头角，举止不凡，原像金枝玉叶的出身。童氏这种光景，谅来不肯直说，便乘着夜间从监狱里提出陈潜夫，松去枷杻，在书房里置酒相待。那法官这番举动，陈潜夫早已知道，经不得法官卑词愉色。向潜夫问那童氏的缘由，潜夫便道：“童氏来辕陈诉，我却惶骇得很，也不敢得罪。她只是说兹事体大，不在我范围以内。后来被她纠缠不过，带着两个儿子来见。我也可怜她这两个儿子，替她陈奏一番。偏是碰了钉子，叫我驱逐出境，我自然奉旨遵行。她却把召幸的始



末，入宫的始末，出亡的始末，痛哭陈词告诉了我。还说，一个人死不足惜，这是龙种如何能隐匿不献。我送她南下，不是为这童氏，实是为这两个皇子。不意因此获罪，只好同着皇子前来见驾。如今夫妇父子不能一面，我陈潜夫还不是当今的罪人吗？”法官道：“先生总有昭雪之日。只是童氏叫晚生如何发付？”潜夫道：“前日马士英为元妃出揭说，童氏靠着金哥、玉哥，一妇人不足惜，然皇嗣正重。这不好据此定讞吗？”法官微笑道：“先生差矣！如今伪皇妃一案外还有伪皇子一案。今上的皇嗣固重，烈皇帝的皇嗣不更重吗？马士英为着百姓疑惧，有这种话头掩人耳目。其实他处死童氏的心比法官的手段还要辣呢！况且，童氏是真妃，马士英也不好称她做妇人。若是假的，还有什么皇嗣？晚生知道了，先生请回。”潜夫跟了狱卒退出，法官把童氏请来。这童氏玉颜憔悴，云鬓欹斜，一步一步地挨上阶来。后面跟着金哥、玉哥，都是单衣单裤，器宇却轩昂得很。法官请一行人坐下，便絮絮叨叨问这童氏说：“你的行径我已调查明白。得幸是真的，入宫是假的，生皇嗣是真的，封元妃是假的。你只要详细告诉我，我自然替你辩白。”童氏瞪了一瞪，对着法官道：“我是为着两个孩子，不然早已自尽了。做一个妇人嫁着了皇帝还是这样结果，那平民百姓不知要怎样受尽凌辱呢。我前番不自供明是邵陵王宫人吗？出官遇着了这位王爷，比胶还黏，比漆还合，虽算不到长生殿里的唐明皇、杨贵妃，同那汉朝的赵合德、隋朝的吴绛仙也不相上下。只是兵戈迭起，他要固守登陴。儿女情长，不免英雄气短。所以只住在外面生下这两个儿子，他也时来看视。还记得河南城破这一天，他骑着马改了服色，还给我二十两银子。我所以不怕辛苦，想同他做一个生诀。妃不妃，后不后，我也并不计较。这李妃殉难之后，他却封我第三王妃。如今总是这班不知廉耻的小人希承他的意旨，把我监禁起来，受这种苦恼，受这种凄凉。你看这两个小孩子冬天不是要冻坏吗？他人说，生生世世不要入帝王家，这句话居然应了。”说罢，母子三人相抱而哭。

法官正在无话可答，外面一阵喧嚣。早有人匆匆地走进来说道：“老爷不好了。”法官是心细的，连忙对童氏道：“我已领会，过几日便好出狱，不必愁烦。”童氏拜谢了法官，呜咽出门。法官便问来人，为什么大惊小怪。他说：“清兵来了，皇上走了，马士英、阮大铖不见了，史可法殉难了，各署的官都去迎接定国大将军豫王了。”法官问去迎降的是何等样人。来说：“一个龚尚书芝麓，一个钱尚书谦益。其余都记不清了。”法官道：“我张薇原是先帝旧臣，国破家亡，早绝功名之念。为何今日走在漩涡里助纣为虐？如今南京一破，国在哪里？家在哪里？且到松风阁去静养几天再定行止。”

原来这法官是锦衣卫仪正张薇，自北而南备尝艰苦。福王命充此职，他是审周雷一案，审侯、陈、吴一案，已经十分感慨。后来审到童妃便有挂冠之计。经此一番变动他遂去了靴带冠袍，换上芒鞋鹤氅，在这松风阁上安排笔床茶灶做一个小小桃源。哪知道这班迎降的人偏不肯饶他，开着许多名氏，这大锦衣张薇也在捕拿之列。张薇得了这个消息便说：“君子见机不俟终日。”大踏步出了松风阁，口里朗吟道：

眼望着白云缥缈，顾不得石径迢迢。渐渐得，松林日落，空山杳，但相逢几个渔樵。翠微深处人家少，万岭千峰路一条。开怀抱，尽着俺山游寺宿，不问何朝。

这是顺治二年三月。张薇便弃家不知所之。正是：四面踢开荆棘满，一生赢得蕨薇香。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第三回

市隐园顾横波祝寿 祇陀庵卞玉京朝天

◇
7
◇

上回说到清兵南下，钱、龚迎降。这龚尚书芝麓，名叫鼎孳，原是江南合肥县人氏。他有两位夫人，第一位童夫人，因为受过明朝的诰封，将清朝的诰封情愿让了第二位夫人顾氏。那顾氏原是秦淮佳丽，生得庄妍靓丽，风度超群，发鬓如云，桃花满，还画得一笔好兰花，与马守贞不相上下。河房前面更造了一座眉楼，绮窗绣帘，掩映成趣。凭栏一望，秦淮里面的画舫，日间箫鼓，夜间灯火，都好饱我的眼福。楼上牙签玉轴，锦瑟瑶琴，檐马丁当，炉香缭绕，人人称她为南曲第一家。她便署名一个媚字，字曰眉生。其时，江南文酒眉生家从无虚夕，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几座无媚娘不乐。后来被一伦父所侮，尝遍了缱绻的风味，便也推幢息辙，矢脱风尘。龚尚书是雄豪盖世的人，见了媚娘愿用万金替她脱籍。媚娘轻财好客不减尚书，故吏门生以缣笈乞媚娘画兰的，动辄盈篋。媚娘随意挥洒自有一种幽静的意致，署款自称横波夫人，便也改姓徐氏。陈退庵秣陵集尚有青溪访顾眉生眉楼遗址诗云：

叙棹青溪水阁头，居人犹说旧眉楼。春山何处窥明镜，新月依然上玉钩。身世沧桑悲永逝，闺房福慧悔双修。含光同被虚名误，皖水虞山一样愁。

横波夫人自从受了清朝封典，龚尚书也联翩直上，骎骎要位登台阁。这班谐臣媚子趋奉尚书，哪一个不趋奉横波。横波珊瑚鹤补，宫裙绣帔，不但旧时曲中姐妹望得她同天仙一般，便是王谢故家，崔卢旧第也羡慕她是青楼的魁首、曲巷的班头。尚书更是百顺百依，不敢违拗她一句。这时金陵王气黯然都收，楼馆劫灰，美人尘土，总算一座市隐园尚依然完好。尚书同了横波，便在这里下榻。那横波本是好事的人，正直三十岁寿诞，自有丁继之、张燕筑几个旧清客，来供奔走。还有姐妹行中的李大娘、十娘、王节娘这几个人，替横波盈盈下拜。尚书本也挥金如土，况且横波喜欢热闹，便乘势开灯张宴邀集宾客数十百辈前来听剧。老梨园郭长春亲自唱了一出。接着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串了王母瑶池宴。横波垂帘命酒，同李大娘等谈谈旧事，知道葛蕙芳跟着孙克咸入闱了，马婉容又跟着杨龙友去了，寇白门跟着保国公也不知存亡死活，王微波被张献忠留在营里，只有卞玉京做了女道士住在祇陀庵里。横波想去邀玉京来一叙，倒是十娘说：“玉京黄绝道服，闭门清修，她誓不再履尘世，我辈何必去惹她呢？”横波道：“正是十娘的养女香君，做了熏风殿女供奉，究竟有无下落？侯朝宗听说同高鹗子不和，回河南去了。香君嫁不着朝宗，我叫老爷做媒替她访一个佳婿，总要比杨龙友做媒强多呢！”十娘听了，呜咽起来，说：“香君在杭州西湖出家了。同着童娘娘在一起住。”横波问哪一个童娘娘。十娘道：“她是弘光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不认，下在狱里，到得南京城破。幸亏锦衣卫张老爷救她出来带到杭州。她在断桥旁边造了水仙庵，招集女修，替周皇后祈福。香君跟了故宫宫女同去的，我也没有法子劝阻她。真叫做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正在大家絮絮叨叨地讲话，忽然尚书闯了进来，说道：“外面有一个门人严姓，新拜浙江监

市隐园顾横波祝寿
祇陀庵卞玉京朝天



司,逗留自下。我约他来与宴,他坚要进来替夫人上寿。还是允他不允?”横波道:“有什么不允呢?”道言未了,那严姓蓝顶补褂褙帘长跪,捧卮称贱子替夫人把盏。这班女客惊得大家离座,或竟向内房躲避了。横波不慌不忙,接了酒盏,一饮而尽。那严姓后面拥着许多男客,有拍手的,有狂笑的。横波眨一眨眼,只见红蓝黄白各样颜色的顶子,早有一个修髯白面的人排众出来向尚书道:“我等众人也要敬夫人三爵。”横波认得这人是钱谦益,便整衣稳佩,步出帘来说:“贱妾初度,诸位大人能宠临,已属非分,哪里敢当赐酒,还是贱妾先敬三爵。”说罢,有一个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的小婢捧着酒壶斟了一杯,送在横波手里。下面值席的仆把诸客的酒一概斟满。横波检一检衽,将酒一提便饮三爵。既毕,横波掀帘进去。唱戏的呈上戏目,点齐了重复开锣。酒阑歌阙,已是三更天气。横波留着李大娘、十娘住下,约定明早到祇陀庵进香,并与卞玉京谈话。

横波卸去严妆,只穿着短襦绣裤腰肢轻亚,弓弯纤小,望去不过二十许人。尚书等到客散,也到李大娘、十娘这边来凑趣。哪知这桩祝寿的事,未免小题大做,传到北京却被给事中孙垵龄上了一疏道:

羹鼎葦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从之状,哭哭长安,已置甚父母妻孥于度外。今歌饮流连,依然如故。且为该妓称觞祝寿,靡费巨金,仕宦缙绅,喧呶达旦。故君在殡,更以文丧,亏行天伦。请飭部查核停格。

这疏上去,摄政王只将尚书降了二级,却传谕从速北上。横波同着李大娘、十娘自从祇陀庵进香回来,也收拾行装准备启程了。卞玉京知道横波将行,便在庵中设斋祖饯,仍旧约了大娘、十娘作陪。酒至半酣,从房里携出琴囊,呼小童焚上好香,弹一曲高山流水。仙露同润,清风徐来,十指间拂拂若有云烟的气。横波叹曰:“卞姐如此,我辈真凡胎俗骨矣。”玉京推琴而起,又捧出一部法华经来,一片霞光耀人眉宇,仔细看来觉得比朱砂还要细腻腴润。横波便问道:“这是用什么写成的?”玉京道:“贫道自悲身世,深愧蹉跎。要想忏悔罪孽,刺取舌血,逐日作为功课。如今供奉起来,为尚书同夫人祈福。”横波诸人此时已散坐啜茗。玉京邀三人到云房随喜,但见石屏纸帐雅淡异常,四壁挂着画兰八帧,婀娜刚健,水墨停匀,款称玉京道人。横波道:“卞姐有此画法,我愧不如。”玉京道:“这是近年遣闷之作,若比夫人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横波看得玉京虽是清隽,深虑难乎为继,又道:“卞姐这样便算结局吗?还是择人而事?”玉京笑道:“出家人哪可再堕尘劫?况且贫道从十八岁侨居吴门,后来便到秦淮居住,堕鞭公子,走马王孙,当时并不措意。料不到南都一变,我辈便乱头粗服任人蹂躏,不得已才入道,却又被东中诸侯劫去,强人当夕。幸亏婢子柔柔有点权变将她嫩蕊娇枝掉我残花败柳。我迤迤到了祇陀庵,竹篱茅舍已是坍塌不堪,蝠粪当门,蛛丝满户。勉强修葺一番,都仗良医郑保御力为资助,便做了祇陀庵主,长斋绣佛,精持戒律,与外人罕有闻问。因为夫人同大姐、十姐都是手帕旧交,是以有此一席。夫人,你看庵外这一带锦树林,便是贫道玉京葬骨的地方。贫道诵经的余暇,不是画画兰,即是弹弹琴。后来被吴梅村学士听得,便做了长歌相赠,还记得几句道:昨夜城头吹笛箫,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私更妆来出江边,恰遇丹阳下渚船。翦就黄绡贫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这几句恰为贫道传出心事。但是欢场不再,绮孽全除,倒安安耽耽在这祇陀庵里。夫人荣华富贵正未有艾,大姐、十姐绮年玉貌,怕没有如意郎君?贫道赋命孤虚,何苦随人逐逐。斋鱼粥鼓与鼎食钟鸣各有一番声价,不知道贫道有福消受没有?”说罢洒下几点泪来。横波竭力安慰了玉京,同了大娘、十娘归去。

不多几日,横波是陪着尚书赴北了,大娘亦尽货金珠,以向胥生。十娘从良,尤不知卜居

何所。玉京抑郁易病,处此萧条景况,回想一绺一曲此乐何堪再得?药炉茶灶亏得郑医生盘桓不去。玉京也有情,聊胜把郑医当做知己。正在长日恹恹的时节,病人本没有情绪,忽然接到了苏州一信,说玉京的妹子卞敏已丧所夫,要到庵里来探望阿姐。玉京喜得大兵之后,骨肉重逢,倚枕写了回书。苏州到南京本没有几多远,只因沿途烽火,舟楫难通,约摸二十日才到了南京城里。这卞敏幼年也曾到过秦淮鼓琴画兰不在玉京之亚。申相国的孙子极为赏识,便纳在后房去宠。申家是簪缨世族,久受国恩,这相国的孙子,名唤维久,也是一榜举人,官拜南都员外郎。诗文的声名,洋溢海内。复社公子里面算得一个鼎鼎的。卞敏事得其人,深喜落花有主。不道维久一病消渴,经年早被召作修文郎了。申家的眷属归罪卞敏,定要叫她下堂。她想来只有这个阿姐,特地投奔祇陀庵,见了玉京,彼此大哭。那日玉京扶病强起,云鬓不整,像个黄面瞿昙。看了卞敏缟服练裙,映着雪白的玉肪,更觉风情绰约。但是青年失偶,又遇着这种荒乱的时代,不知道若何收拾。又想自身病状如此,没有一个关切的人,一旦溘然长逝,哪一个替我来布置?有了妹子便算有主,若是苟延残喘风晨月夕,也好解破岑寂。卞敏看得阿姐地方清静,没有人来缠扰,亦愿跟着玉京入道。玉京道:“我是悲欢离合,世味都尝遍了。心如古井,一点都不起波澜才能稳坐这蒲团上。你同申公子情浓的时候,遇着这个打劫,论情论理出家也算正理。但是,蚕丝未尽蜡炬未干,且在我这里挨过五载三年再定行止。”卞敏自然没有话说,跟了阿姐看经茹素。玉京也鲜健一点,闲来谈谈旧事。日间有郑医来走动,说道:“清兵虽则下了江南,俘了弘光皇帝,那福建地方已经别立唐王。这班未投降清朝的明臣都也奔赴福州,去做那开国元勋了。”玉京道:“我们是出家人,管不到国家的兴亡,时局迁移。只是崇祯皇帝同周皇后,应该追荐追荐,我想趁着今年中之令节,打一个醮,邀集杭州、苏州这班女僧女道。听着旧院李香君跟着童娘娘也在杭州。妹子闲着无事,替我绣幅长幡,好在三清前悬挂。外面的事都要托郑先生了。”玉京兴兜兜地办这醮事。果然杭州、苏州的同修都肯临时前来襄助。

不道一个交新秋,玉京病又加剧了,卞敏极意调护,到得顺治二年七月初十日玉京已解除遗蜕而去。临终嘱咐卞敏,葬在庵外锦树林,只要求钱尚书题一块墓碑,写着“故明女道士卞玉京之墓”十字。这时苏杭同修为着醮事赶到,先于十四日把玉京安了,窀穸十五醮事,公推童娘娘主坛,铙钹喧天,香烟匝地,整整闹了三日。因为祇陀庵无主便商请童娘娘留下李香君管理一切,童娘娘自回杭州水仙庵去了。香君在祇陀庵里传了玉京衣钵,晨钟暮鼓已成了清静女修。只为看着卞敏尚无结果倒是一桩心事。况且,卞敏到过豪家,见过名士,等闲的人卞敏也不放在眼里。幸亏郑医生极力张罗,寻着了一个陈姓贵客,既无嫡妻又无子女,随着他福建上任去了,香君将玉京遗物一并交与卞敏,此后连郑医生也不到祇陀庵了。正是:收拾虫沙归土壤,扶摇鹰隼出风尘。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第四回

命防河鸳侣警邢姨 志过墟鹑飞感刘妹

上回说到唐王拥立，改元隆武，明朝的遗臣纷纷往福建去了，又做出一番事业。但是，江南这个地方，龙蟠虎踞，外面又有史可法督师，四镇犄角，为什么北兵一到束手受降？那北京的摄政王不是说暂缓南下吗，哪知道南都的沦陷也是防河的总兵许定国去迎接来的。许定国原是一员骁将，他的夫人侯氏也广有智谋，驻扎在睢州城内，正是南北防河的一个关键，清兵在黄河北面正眼儿都不敢视他一视。偏是南京城里闹得马仰人翻，并无一点中兴气象，定国也微微有些知道，总说防务紧急，要求史可法调兵协助。史可法派了兴平侯高杰，随带本部人马到睢州同定国会合，又请侯朝宗做高杰的参谋。高杰虽然舍不得扬州，但所谓军命在身义无反顾。论到高杰的本领，也不弱于定国，只是勇而无谋，坚于自信。他从前在李自成部下，曾经长驱入汴，并力图湘，自成是极亲信他的。因为同自成的妻子邢氏发生关系，自成知道了，要手刃高杰，高杰便带了邢氏投降明朝，屡立战功，把自成不敢下江南了，这时防守扬州，位居侯爵，邢氏也封了一品夫人。从前，自成对着邢氏并不是正式的匹配，邢氏花一般娇，柳一般媚，本来看不中自成，只是大批的金银、整匹的绸缎，随着邢氏使用，也就相安下来。不道自成到一处掳一处的妇女，进一城置一城的姬妾，把邢氏丢在府里，一年见不着自成的面，不要说枕席上的恩爱了。高杰是家将的首领，同邢氏时常见面。邢氏看得高杰仪表非俗，便有心倾向高杰，始终得着名分，不敢轻举妄动，还是邢氏定了弃贼投明的计策，才算成就了好事。高杰虽是一条小小的蛇，却比自成这种疲龙活泼、勤敏得不少。邢氏打点了银钱细软，跟着高杰逃之夭夭。高杰惧邢氏严毅，昵邢氏美艳，慑服得翻山鹑子终身不置侧室。

自从高杰坐镇扬州以后，靠着邢氏号令肃穆，所以军民安然。偏是仪征的黄得功看不起高杰，说他是草寇。刘泽清、刘良佐又附和得功，一定要驱逐高杰。可法无可奈何，才把高杰调去防河。可法实在少不了一只臂膀，高杰知道可法兵单马弱，仍留了一支劲旅叫邢氏带着住在扬州，高杰只带去本镇一半兵马。计议已定，高杰辞了可法，回衙与邢氏话别。邢氏置酒饯行，座中有高杰的外甥李本深、兄弟高俊。邢氏亲手举杯付杰说道：“侯爷率师北上，建立不世之功，妾身何敢冒渎。但闻得总兵许定国久驻睢州，根深蒂固，他要北就北，要南就南，举足重轻，全在定国一人。侯爷总要以恩，感之以信，不是上阵杀贼可以专讲勇力的。扬州的事，妾身断不推诿，只怕侯爷没有妾身在旁虽满布参谋未必肯听，妾身倒是踌躇得很。”高杰道：“夫人放心。本藩此行，一戒色，二戒酒，三戒杀，军事都听侯参谋指挥，一年半载便好功成身退了。”正说话间，高杰的儿子，只有五岁，也在邢氏旁边坐下。高杰又道：“这孩子可以过继给阁部元帅，将来自有照应。”邢氏亦点头称是。席散以后，高杰准备次日祭旗，三日后出发，由水路先赴徐州。邢氏总觉得心神恍惚坐卧不宁，这晚睡了下来，模模糊糊得了一梦，梦见自己顶盔贯甲，站立天帝垺下面，有一冕玉绶笏的捧册来覲，说是在劫人数。天帝问：“南人多，北人少吗？”捧册的答应着是，又说高杰开刀定数应尔。邢氏听了一悸，醒来便劝高杰解除

兵柄，释甲归农。高杰说道：“这是夫人因思成梦，哪是有这种事。”次日依然出去祭旗，不适风吹大纛倾折下来，又到演武厅里试炮，红衣大炮无故自裂。邢氏料定此去不祥，便要将儿子过继的事赶紧办好。可法起初不允叫他继与他人，经不得邢氏跪地哀求，才算承认。华筵歌伎，袍笏满堂，这真是苦中作乐。

看看已过三日，高杰违不得帅令，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地向徐州进发。早有大盗程尚宇，率健六人投降高杰马前。高杰阳兴歃血，阴便乘醉骈诛。还有永城乡绅倾家犒军，也把他无辜惨杀。这个信息传到睢州，许定国便要设法防备。侯氏暗叫差官到徐州，探高杰的邢夫人同来不曾。知道只有高杰同几员裨将、几个参谋，侯氏便向定国道：“高杰能够讲理，同是明朝的臣子，看史阁部面上，让他一点。若仍旧是强盗行为，只要如此如此，我们怕保不住这总兵吗？”不多几日，高杰从徐州起行，在睢州二十里外扎营，把王命旗挂在城墙高处，传令无故入城的视师。第二日只带了精锐三百人入城，定国素服角带，自称总兵许定国叩见侯爷。高杰下马扶起，并譬入衙，彼此钻刀定盟约为兄弟。定国知道邢夫人不曾随营，便进上两个美姝。高杰笑道：“行军之日，无所事此。弟如有心，为吾蓄之。俟扫清中原，以娱吾老便了。”定国看得一计不成，只好再商二计。高杰便传令定国要在教场点卯，定国只得应允下来。哪知定国十万的兵，倒有五六万是老弱的。高杰责骂他欺君糜饷，他只是叩头认罪。高杰回到营里，告诉朝宗。朝宗道：“大势去矣！”高杰便道：“我高杰威名盖世，黄刘三镇还拜下风，这许定国不过走狗小将，有什么本领！”朝宗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总是谨慎的好。”高杰呵呵一笑。恰好定国派人来下书请宴，朝宗知道有变。高杰不以为然，带着几员裨将，进得城来。只有副将出来迎接，单单不见定国。进了衙署，定国仓皇俯伏道：“山妻偶恙，不能随执鞭镫。”高杰并不动疑。只见厅上陈列盛饌，高杰居中一席，是定国作陪。诸将左右两席，是定国的兄弟许泗作陪。火树银花，满丛罗绮，那两个美姝轮流上来斟酒。诸将也人挟一妓吹箫品竹，煞是好听。高杰酒落欢肠不觉酩酊大醉。诸将被诸妓相颯也无暇再顾高杰。这便是侯氏的第二计。这两个美姝是睢州的营妓，诸将的妓女都是侯氏部下的女军，连那老弱不堪的兵卒，也是假扮了激怒高杰的。高杰一梦醒来，左右前后长枪丛集。高杰夺了一柄，随手挑去，虽则连杀几人，究竟寡不敌众。那随行的诸将尽皆开膛破肚，身首异处了。

定国杀了高杰，带着眷属同十万大军的名册，渡河北向直入京城，将江南弘光皇帝情形详细奏闻。摄政王召集王公将相，决计派豫亲王多铎南下。加定国大将军，令许定国做先行向导。不到两个月，清兵渡过淮河，进薄扬州城下。史可法毕竟无军可守，只得投江自尽。豫王顺流而下，弘光皇帝一溜烟逃得不知去向。马士英、阮大铖一班人物，降的降，走的走，终究没有一个肯死。豫王进了南京城，便在明宫开府，这些宫娥秀女，依然上来承值。豫王却没得中意的人，倒是松江送来难妇四人，豫王叫她更换衣装，上来侍酒。内中有一个身倚左柱，向壁侧立，额光炯炯，同灯烛相对；目泪睫晕微赤，如晓花含露一般；素服淡妆坚不愿行。豫王叫左右带她上来，问她籍贯，她竟不应；问她年纪，她又不应；问她有夫没有，她忽然大恸道：“我是民间寡妇，只为恋着一女，所以不忍殉难。如今到了这个所在，可以杀我了。我是良家出身，不肯做奴婢的！”声音嘶嘶，又如流莺啭树一般。道言未了，早向柱上撞去，左右抱持得牢，已经头髻尽解，发长委地。豫王着实不忍，叫管家老姬引去调养，自然有这三个妇人前来服侍。老姬导她进了宫旁小室，问她姓氏籍贯，她自称为常熟黄刘氏，夫已早歿，一女已嫁。先为李成栋兵所掠，辗转被选到此，老姬再三相劝，刘总涕泣不食。老姬无可奈何，启禀豫王，说她思女情切，须写信一探才好。豫王派了差官走了一趟，安慰了她。渐渐地茶饭也吃了。豫王知道心回意转，人参呀，东珠呀，首饰呀，衣服呀，络绎不绝的赏赐。刘也并不拜谢。后来，连金

